

侯赛因传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英 詹姆斯·伦特 著

张全先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约旦国王

——侯赛因传

[英] 詹姆斯·伦特 著

张全先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宋长琨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87-1629-7

I. 20… II. 宋… III. 军政人物-列传-世界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903 号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约旦国王——侯赛因传

主 编: 宋长琨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32 开

印 张: 14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629-7

全套定价: 1390 元 **单册定价:** 27.80 元



青年时期的侯赛因。



侯赛因（1935—1999），约旦国王。1952即位。这是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全家福照。





伉俪情深—约旦国王侯赛因和王后努尔。

1957年4月14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挫败一起旨在推翻他统治的政变后，宣布重新召开会议。





1956年3月2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免去英国驻约部队司令格鲁伯的职务。图为侯赛因和格鲁伯。



1999年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逝世，举国悲痛。图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到祖国的侯赛因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译 序

1952年，侯赛因登上了哈希姆约旦国国王的王位，那年他才17岁。从那时一直到他去世，他掌管约旦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40余年。

约旦虽是一个小国，但由于其处于当今世界最动荡、最复杂、最敏感的中东腹地，各种矛盾、各种利益在这里交汇碰撞，因此侯赛因的角色就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驾驭一叶小舟，其艰难其危险非经历者难以形容。在变幻莫测风云诡谲的中东舞台上，侯赛因不仅稳操舵轮，而且还能因势利导，躲过一次次风暴潮与一个个暗礁，确实令人有高山仰止之叹。

确实侯赛因身上卓越品质太多，他精力充沛、思想开明。他不受王室礼仪约束，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行使王权。他自己开汽车、驾飞机，自由活动，与人民保持较广泛的接触。他经常深入部队，与士兵关系紧密；他善于进行政治斗争，很会争取人心。他敢于冒险，躲过政敌一次又一次的刺杀；他灵活多变，度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危机。

侯赛因不仅使约旦这样一个与以色列有着600公里边界线，其人口60%是巴勒斯坦人的小国一直保持独立、自主与安定的局面；而且还在这个自然资源极端贫乏，五分之四为沙漠的国土上，建立了初步繁荣的民族经济，使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在中东地区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侯赛因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称赞侯赛因是“一位世界性的领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国的、地方性的君主”。

本书作者詹姆斯·D·伦特出生于英国，曾在阿拉伯军团服役，后在中东出任一系列军职，是侯赛因国王的朋友。1973年起担任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中东问题研究员。



作者序言

这本传记记述的不仅是当代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在书中我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但我坦白承认，我对这位国王满怀钦佩之情。

我们都清楚有两类传记：在一类传记中，作者就像小说家，相信自己能解答所有有关他的主人公的最重要的问题，并据此进行他的叙述；在另一类传记中，作者实际上是告知读者：“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所描写的是关于主人公的一切。你必须自己进行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选择了后者。

当然，如果不了解登基35年以来一直指导着侯赛因国王的那些原则，你就不可能理解侯赛因国王，不理解他在统治期间的各种关键时刻所不得不采取的那些决策。所以，我想有必要在本书开头写下这些原则，希望它能帮助读者理解国王的那些决策，否则，那些决策看上去要么太轻率，要么太小心，甚至是唐·吉珂德式的荒唐。

第一，他对哈希姆传统的忠诚。他是由祖父阿卜杜拉国王一手带大的，他深信哈希姆家族的伟大的使命。其祖父就是“阿拉伯大起义”的旗手，那次起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把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另外，侯赛因国王的那种



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不屈服的傳統使他成為這個最尊貴的家族的領頭人，被賦予各種責任，並始終不顧艱難險阻，努力履行這些責任。

第二，他對阿拉伯主義或阿拉伯統一的責任。正是這種精神促使他的曾祖父——麥加的謝里夫·侯賽因·本·阿里在爭取阿拉伯自由的事業中拿起武器反抗奧斯曼人。儘管阿拉伯人對這種統一應當採取何種形式持有各種不同的主張，但是，他們都堅信這一信念。國王本人構想了一個更廣大的民族主義，其中，每一個阿拉伯國家都將保持自身的完整，直到所有的阿拉伯國家有可能鑄成一個更全面的聯盟時為止。

第三，他對阿拉伯團結的責任。國王相信，為了阿拉伯的整體利益阿拉伯各國必須不能各執己見，只有這樣，阿拉伯的團結才會實現。正是由於持有這種想法，他才同意納賽爾總統的要求，於1965年斷絕了與聯邦德國的關係，雖然當時國王是反對採取這一步驟的。

第四，他對巴勒斯坦事業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責任。在國王看來，他的曾祖父謝里夫·侯賽因寧肯退位，也不同意“把巴勒斯坦從阿拉伯世界中分離出去”。侯賽因國王從來也沒有停止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

第五，他對在阿拉伯世界反對共產主義的責任。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與伊斯蘭教冰炭不能同爐。因此，便使他傾向西方了。

最後，他對約旦在哈希姆家族統治下生存下去的責任。約旦非常容易遭受外來的壓力。它的長期生存，一方面決定於內部穩定，一方面決定於它與阿拉伯鄰國及其他國家的關係。正是要生存下去的責任，常常影響着侯賽因國王的外交政策，有時候，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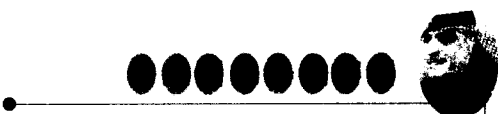
乎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拉伯团结的原则相冲突。如果不能使国家生存下去，其他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这些就是过去曾指导并且现在仍在指导着国王完成他的艰巨使命的原则。迄今为止，在他的统治下采取许多困难的策略，在这过程中，他是否成功地依照这些原则办事了，读者们将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必须说明，这不是一部“官方”传记；我既没有受国王的委托，也没有受约旦政府的委托来撰写它。但它的撰写征得了国王的同意，并且得到了许多约旦人的合作，对此，我非常感谢。不过，在这里所表达的只是我的一己之见。无论在哪方面，它们都不代表国王或他的那些顾问。

詹姆斯·伦特

1988年11月1日



导 言

哈希姆家族

他的名字尊贵，他的性格尊贵，他自己也尊贵。

1935年11月14日，侯赛因·哈希姆家族的第三代约旦统治者降生在安曼紧靠拉杰哈丹宫他父亲的房子里。他的诞生对于他的父亲埃米尔·塔拉勒和他的母亲埃米拉·扎因来说，是件大喜事，他们是在去年11月结婚的。塔拉勒是外约旦的统治者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长子和继承人，阿卜杜拉自豪地驱车穿过安曼欢呼的人群，前往清真寺，感谢上帝赐给他一个孙子。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地位是安全的，家族已经后继有人。

哈希姆家族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嫡系后裔，因此是伊斯兰最尊贵的家族。他们来自伊斯兰教祖的宗族库雷希和他的部族哈希姆。他们是从伊斯兰教祖的女儿法蒂玛和她的丈夫阿里那里沿袭下来的，这支血脉延续了近14个世纪。他们属于哈希姆部族的达维奥恩部落，麦加王子和圣地保护人正是从达维奥恩和达维扎因部落中挑选出来的。

他们被称为谢里夫，这个词是尊贵的意思，表明他们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这个词的阿拉伯语复数是阿什拉夫。有很多人自



称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也被别人叫做谢里夫，然而，只有达维奥恩和达维扎因部落的哈希姆家族才能指望被尊为麦加王子。当本书故事开始时，即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素丹——哈里发任命达维奥恩的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为大谢里夫和麦加王子，当时，他正在土耳其都城流亡。8年后的6月10日，也就是穆斯林日历的第九个沙班日，谢里夫·侯赛因打响了第一枪，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奥斯曼的践踏下，阿拉伯人遭受了400年的苦难。两年后，即1918年的10月1日，阿拉伯军队在谢里夫·侯赛因第三个儿子埃米尔·费萨尔的率领下开进了大马士革，结束了奥斯曼的统治。

作为对他领导起义的回报，英国向谢里夫·侯赛因许诺给予经济援助、指导和武器，把阿拉伯各省从奥斯曼的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得到自治。这支阿拉伯军队一部分是由从奥斯曼军队逃离出来的阿拉伯正规军，另一部分是由贝督因部落游民组成的。这支阿拉伯军队后来在沙漠上协同从埃及推进到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作战。这支由埃米尔·费萨尔率领的阿拉伯军队，其英国军事顾问中有T·E·劳伦斯上校。另一支阿拉伯军队由谢里夫·侯赛因的长子埃米尔·阿里和次子埃米尔·阿卜杜拉挂帅，他们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塔伊夫，还把土耳其人围困在麦地那。

然而，英国政府没有兑现它对谢里夫·侯赛因许下的诺言。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主要的西方盟友，在1916年由马克·赛克斯爵士和M·F·乔治-皮科经过谈判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这项协议把土耳其的前阿拉伯各省在英法之间进行分配，直到它们的新主人认为它们可以实行自治时为止。可以想象，谢里夫·侯赛因对这个他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非常愤怒，他将被留下来统治汉志(希贾兹)，在1917年被宣布为汉志国王。称为“赛克斯-皮科协议”的



文件把前奥斯曼统治下的叙利亚省一分为三，法国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得了巴勒斯坦。英国还得到了伊拉克，它以前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切于1920年4月在圣雷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得到批准。阿拉伯国家将成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对大多数阿拉伯居民来说，国际联盟几乎是个毫无意义的名称而已。

随之又出现了一个更深刻甚至更具有长远影响的复杂情况，1917年11月，当时的外交大臣A·J·贝尔福代表英国政府讲话，宣布支持“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阿拉伯人感到这一次又被人背叛了，因为这样做只会牺牲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利益，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已经1400多年了。谢里夫·侯赛因明确表示，他绝不能同意这样做，然而，他的抗议却遭到人为的不理睬。更有甚者，已经被叙利亚议会选为叙利亚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竟被法国赶走了，他在有权要求得到胜利的成果时，却被迫流落他乡。在伊拉克，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已被授予王位，但伊拉克代表们的这一愿望也同样被英国拒绝了。阿拉伯人被那些巧舌如簧的人出卖了，他们轻信了这些花言巧语。必须指出的是，英国政府和行政部门没有一个成员赞成这项政策。无论是外交大臣寇松勋爵，还是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都不同意英国对巴勒斯坦承担责任。然而，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却对这些意见不屑一顾。

英国人并非对叙利亚真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实际上是在别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想让法国人把法国的影响向南方扩展得太远，以致侵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源自叙利亚省余下部分的约旦河以东的沙漠和山脉地区排除在赛克斯-皮科协议之外，并把这部分命名为外约旦。叙利亚省的这一部分与巴勒斯坦紧密相联，实际上无论是民族还是经济条件都



很难区分，由于战争的原因却使这里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这里八分之七是沙漠，在这里贝督因人各部落自由游牧，奥斯曼政府垮台后没有留下任何行政隶属的固定居民。这地方变成敌对部落之间无主的土地。

这些部落分成两类，一类是游牧民他们带着自己的骆驼群及山羊和绵羊群在沙漠中到处游牧；另一类是定居居民，他们住在房子里，耕种土地。前者是贝督因人；后者是法勒斯，或称之为农民——在约旦称做哈德哈里。贝督因人自称是阿拉伯人，并为自己的强壮体魄和自由的生活感到自豪。他们的环境是残酷的，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当他们于公元633年突然出现在阿拉伯半岛的中部时，立刻成为伊斯兰的先驱者。在阿拉伯语中，他们更通常地被叫做阿尔巴杜，其单数形式是巴杜伊。由于某些原因，西方人总是把他们想象得十分浪漫，其中部分应归结于两位作家：T·E·劳伦斯和查尔斯·道蒂。在他们的文学名著《栋梁之材七圣贤》和《阿拉伯沙漠》中，两位作家各自对贝督因人进行赞誉和诋毁。由于贝督因人在约旦的哈希姆王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他们略加详述。

关于贝督因人，最简洁的定义或许要算是陆军中将约翰·格拉布爵士下的。他写道：“我们发现，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贝督因人是一些特定部落中饲养骆驼的游牧民。”这些部落是在他们自己的首领统治下划分的，贝督因人对首领绝对服从，只要这些首领赢得他们的尊重。这些部落几乎全部依靠骆驼生活。一个贝督因人财富的多少按照他的骆驼群来判断，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袭击其他部落以夺取骆驼上了，他们称骆驼为“加齐祖”。但是，在这种战争中，妇女和孩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一点上形成了斗士传统，这种传统常常在咖啡厅的英雄民族民谣音乐会上得到颂



扬。他们不屑使用铁锹，怕弄脏了自己的手；他们看不起种地的农民，无论是什么时候进入沙漠边上的城镇或乡村，他们都用碎布把鼻孔堵住，不去嗅文明世界的有害气味。他们的社会大概是地球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未开化的、不受约束和不可驯服的，是真正被社会抛弃了的人们。在这里定居的阿拉伯人对他们是又害怕又轻蔑，就像当初美国殖民者对土著印第安人的看法一样。

尽管每一个贝督因部落都拥有自己确定的放牧区，但是，由于不断需要新的牧草，经常到处游牧，无法定居。他们每年都进行大迁移。不论帝国是兴是衰，这种大迁移已持续了几千年。国际边界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直到最近，他们才有了一点点国家的观念。他们首先是忠于家庭，其次是宗族，再次是部落。由于笃信宗教，贝督因人对哈希姆家族怀着极大的尊重之情，把他们看做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后裔和圣地保护人。反过来哈希姆家族也重视培养贝督因人，常常派来男孩子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二年，学习沙漠生活的经验。在大部分地区是沙漠的外约旦有两个主要的部落，他们是贝尼萨卡哈和胡威塔特；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部落。他们相互之间经常争斗不休，或者就是袭击沙漠边缘上的村落。他们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始终是把骆驼出租给那些每年从大马士革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人；自从1908年开通了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汉志铁路，使他们本来就不稳定的经济遭到破坏。尽管在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英国人慷慨地分发了一些现代武器和黄金，情况并没什么改善，先进的武器只使古老的抢骆驼的把戏比从前造成的伤亡更大了。

贝督因人几乎都是文盲，他们好争斗，爱发火，有很强的自尊心。“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被他们视为座右铭，他们有